

第一章 陰錯陽差

又是一年杏花微雨時，台階前的石徑上佈滿了青苔，剛剛下了一場春雨，迴廊上還有些濕，程嬌兒端著一碗羊乳羹小心翼翼走向二夫人袁氏的正房。

門口掩著布簾，一個穿著綠色褙子的小丫頭還在那兒打著哈欠。

程嬌兒正想央求小丫頭給她掀開簾進去，不料裡面傳來袁氏慵懶又清脆的聲音，

「朔兒十六了，房裡也該安排個人了，妳瞧著誰合適？」

程嬌兒聽到這裡，步子倏忽止住，進去也不是，退開也不是，扭頭瞧一眼，好在無人過來，她又悄悄退到了轉角處。

隔著牆，裡頭聲音雖然沒那麼大，卻還聽得清楚。

回話的是個嬤嬤，「老奴瞧著，身邊這幾個丫頭都還不錯，冬梅穩重，似雪活潑，程嬌兒嘛……」

「程嬌兒不行！」袁氏赫然打斷對方的話。

程嬌兒聞言拍著胸脯鬆了一口氣，幸好不行，行就麻煩了，誰稀罕給妳兒子做通房？

嬤嬤聞言微微苦笑，「可是夫人，您也知道，咱們二房所有奴婢，就數那丫頭長得最水靈，更重要的是，四少爺喜歡她呀。」

袁氏聽到這裡，頓時怒火中燒，「也不知道朔兒喜歡她什麼，我看她就是長了一張狐媚子臉！朔兒馬上就要下場考試，若是被她勾了魂去怎麼成？要不是聽說前個兒他跟人出去喝酒，被人騙去了青樓，我擔心他在外面學了壞，否則我還不想給他安排人呢。」

「可是夫人，您若是不給，怕是四少爺越發惦記著，不肯好好讀書呢！」嬤嬤知道袁氏不喜程嬌兒，可偏偏四少爺喜歡得死去活來，一心想把程嬌兒求了去。

袁氏沉默了下來。

嬤嬤又勸道：「不過是一個通房而已，少夫人進門前給她喝著避子湯，等過幾年少爺和少夫人生下嫡長子，就隨她去了，您何必為了這事跟四少爺生分呢。」

袁氏最終敗下陣來，「罷了罷了。」

程嬌兒聽到這裡，脊背一陣發寒。

她可不要去給人做通房，她還要給父親伸冤報仇呢。

程嬌兒見裡面再無動靜，才緩緩從轉角走出來，又故意拔高聲音跟門口的丫頭說話，好讓裡面的人知曉她來了，果然，屋子裡就徹底安靜了下來。

程嬌兒彎腰躬身進了東次間，規規矩矩把那盅羊乳羹奉上，退下時悄悄壓了壓眼角。

袁氏瞧見她這動作，仔細審視了一眼，發現程嬌兒眼角發紅，不禁眉頭一皺，「妳這是怎麼了？大清早的在我這哭什麼？」

程嬌兒裝作一副惶恐的樣子，連忙搖頭，「夫人恕罪，奴婢沒有哭，只是想起今日是亡母忌日，心裡想念罷了。」

袁氏微微一頓，倒也不好說什麼。

程嬌兒本是官宦之女，後來家裡犯了罪，被充為奴婢，分到了崔家來，袁氏憐她

身世淒苦，剛剛的火下去了幾分。

「妳家裡可還有人？」

程嬌兒哽咽著道：「奴婢父母已經去世，只剩下一個哥哥被發配邊疆為卒。」說著，她一副悲從中來的樣子，哭了起來，「奴婢命好苦啊，奴婢娘生下奴婢不久就去世了，爹爹也是在奴婢生辰那一日出的事……」

她囁嚅著說了一堆家裡七大姑八大姨因為自己不好的事，最後弱弱地抬眸，怯怯看向袁氏，「夫人，奴婢打從心底感激您，奴婢也只有在您這裡才過上了好日子，奴婢只想長長久久服侍您。」

袁氏聽到這，冷不防打了個激靈，看向程嬌兒的眼神帶著幾分畏懼，僵硬地說：

「是嗎？妳快些去忙吧，我這裡不需要妳伺候。」

「您有事隨時傳喚奴婢。」程嬌兒黑長的眼睫還掛著淚，笑盈盈地施了禮退了出去。

待程嬌兒一走，袁氏與韓嬪嬪相視一眼，那眼裡的情緒一言難盡。

不敢了，這樣一個掃把星，誰敢多使喚？

另一邊，程嬌兒回到後罩房，差點笑出聲來，想必二夫人不會再打著讓她給四少爺做通房的主意。

興許是袁氏與韓嬪嬪說的話被傳了出去，還是有人以為袁氏要選程嬌兒給四少爺做通房，那些惦記著四少爺的丫頭自然看程嬌兒不順眼了。

不過程嬌兒因為出身好，相貌又出眾，本就是不少家生丫頭的眼中釘肉中刺，她也習以為常，並未把事情放在心上。

中午的時候，程嬌兒跟韓嬪嬪告了假，下午想去廟裡給她娘燒一炷香，韓嬪嬪答應了。

用了午膳，程嬌兒換了一件素色的褙子，梳了個簡單的髮髻，戴了幾枚銀飾便出門了，而待她纖細的身影跨出門，似雪緩緩從照壁後走了出來，身邊跟了一個其貌不揚的小廝。

「程嬌兒在二房始終是個隱患，四少爺再喜歡她，也不可能要一個被人染指了的女人吧，你知道該怎麼做吧？」

那小廝神色冷漠躬身道：「姊姊放心，我一定不會叫您失望的。」

似雪冷冷一笑，冰冷的眼神從程嬌兒背影掠過，塞了一錠銀子給那小廝，轉身回了房。

程嬌兒出了崔府那條小巷子，戴了個帷帽，輕車熟路趕到了勝業坊的修慈尼寺。

她家裡曾在這裡給她母親供奉了一個牌位，每年程嬌兒都要來這裡跪經半日。

天色漸晚，程嬌兒誦完經書揉了揉酸脹的腰身起來，從寺院側門離開，哪知道人一出來，就有一個麻袋朝她套來。

到底是小姐出身，怎麼拗得過四個大男人，加上天色已暗，人就被扛起來帶走了。

程嬌兒並沒有慌，相反的她開始計算著他們的腳步和方向——

她從小方向感好，一次偶然偷偷看過爹爹的京城城坊圖，對京城也十分熟悉。大約一刻鐘後，那些歹徒把她帶入一個偏僻的院落，程嬌兒裝量不哭不鬧，那些人就沒太防著，甚至連她的手腳都沒綁，只是待她被他們放下時，鼻尖就嗅到一股莫名的幽香。

程嬌兒暗道不好，怕是被下藥了。

這時，外頭傳來一道熟悉的嗓音。

「他奶奶的，這麼水靈靈的女人，別便宜了他人，還是老子自己上。」

程嬌兒聞言氣得眼前一黑，這個人她雖然不認識，但絕對見過，不消說，肯定是崔家有人看她不順眼對她動手了，腳指頭想一想都知道是誰在使壞。

程嬌兒氣歸氣，卻不停想辦法怎麼脫身，同時聽到那個聲音熟悉的男人跟綁架她的歹徒們說話。

「還沒醒，爺我先去吃點東西，你們看著，等醒來了喊我。」

另外兩人連忙稱是，過了一會兒，剩下兩個一個去弄吃的，一個去茅廁，程嬌兒得了機會，趕緊睜開眼睛，發現是個柴房，四下打量，便從窗戶翻了出去，又悄悄翻了圍牆，才逃了出來。

這裡離崔家不遠，她忍著身體的不適跑到了崔家後門，這裡一貫是下人進出的小門，她塞給門口的婆子一吊錢，就被放了進去。

她悄悄走了後院的遊廊，特地選了一條僻靜的路，只是走著走著，渾身開始不對勁，猜想是那藥發作了。

程嬌兒心裡開始發慌，聽那人的混帳話，該不會是青樓用的藥吧？

這麼一想，她氣狠了，等著，她一定以牙還牙。

二房後罩房離崔府後面的雜院還有些距離，崔府為了安全，各房都有專門的人落鎖，眼下還沒到落鎖的時候，程嬌兒強忍著不適往那邊趕。

長廊下面有一片竹林，竹林石徑過去有一道小門，便通往二房正院的後罩房。

程嬌兒跌跌撞撞入了林子，忽然眼前閃出一道高大的黑影來。

「四少爺！」程嬌兒看清來人大吃一驚。

崔朔十六、七歲，今日穿著一件寶藍色的直裰，腰間繫了玉帶，端的是玉樹臨風，英俊瀟灑，對上程嬌兒那張豔若芍藥的面龐，眼神就放著光，喜孜孜問道：「嬌兒，妳去哪了，我下午找了妳許久，不見妳人。」

程嬌兒慌忙往後退了一步，恭恭敬敬行了一禮，「見過四少爺，今兒個是奴婢娘的忌日，奴婢告了假去給她燒了香才回來。」

崔朔見她面龐紅彤彤的，跟個紅桃子似的，嬌豔欲滴，心裡頓時有些發癢。

「走，去書房伺候，爺今兒個的課業還沒寫，妳給我研墨，到底是讀過書的，妳研墨可比那些普通丫頭好多了，走！」

崔朔伸出手去拉她，程嬌兒沉著臉往後再退，面色微微冷淡道：「四少爺，奴婢

今日乏了，改日吧。」

崔朔見她面現疲憊之色，也不好強求，只是略有幾分不甘道：「嬌兒，你總躲著本少爺做什麼，我能吃了你？」

程嬌兒抿著嘴沒吭聲，身子卻是抖了抖，她快有些控制不住體內的燥熱，這個崔朔，就不能快點走開，耽擱了落鎖時間可如何是好？

崔朔見她不做聲，頓時來了氣，他堂堂少爺特意在這裡等她，她卻不知好歹！

「旁人恨不得往我身上貼，你卻躲我跟躲瘟神似的！」

「少爺是主子，又是二夫人唯一的嫡子，奴婢不敢高攀。」程嬌兒耐著性子勸道。

暮色四合，華燈初上，身後長廊上的燈光照射在她身上，越發顯得她婀娜多姿，豔麗無雙。

崔朔盯著她，想起今日大哥和五弟笑話他房裡有個漂亮的丫頭卻碰不得，一股子邪火就冒了出來，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，「嬌兒，你跟了爺，今後就不用伺候別人，也不用看人臉色！你好歹是官宦之後，難道甘心被那些家生丫頭欺負？」

程嬌兒被他的動作嚇了一跳，眼底閃過幾分驚慌，她本中了藥，若是再被崔朔帶走，誰知道會做出什麼事來。

她身子跟有一千隻蟲子在咬似的，央求著道：「爺，奴婢真的不太舒服，您放了奴婢吧。」

她語氣嬌軟，又放低了身段，崔朔光瞅著就喉嚨乾癢，腹部有些發緊，聲音也不自禁啞了幾分，「你跟我去書房休息。」

五弟房裡的丫頭隨便他碰，大哥那邊也是鶯燕環繞，偏偏他就只得忍，他就不信今晚上碰了這丫頭，他娘能跟他翻臉。

程嬌兒被他扯了個踉蹌，心中怒極，偏偏又不敢聲張，生怕引起了旁人的注意，回頭不僅名聲沒了，還會被治個勾引主子的罪，只得小聲哄著，「少爺，您鬆開，奴婢跟您走就是了，您別拉拉扯扯，被人瞧見如何是好？」

崔朔見她應了下來，心裡的火去了一大半，鬆開她就先行一步，「快點，我還沒有晚膳，餓著呢！」

程嬌兒跟在他身後不敢吱聲，心裡卻在琢磨該如何脫身。

崔朔的書房在崔家垂花門裡面靠東邊的位置，是個三開間的小院落，他平日在這裡起居，鮮少去後院住，平日這裡有兩個小丫頭打掃，其他便是崔朔的小廝。

程嬌兒跟著他到了蘭草軒，先去了茶水間給自己猛灌了一大杯冷茶，這一下體內的躁意被壓下了不少。

她伺候著崔朔用了晚膳，小聲問道：「少爺，您可跟夫人說了奴婢在這裡？萬一夫人身邊的韓嬤嬤問起來，以為奴婢擅自過來，少不得是一頓打！」

袁氏一向管崔朔管得嚴，他聽了這話眉頭就不悅地皺起，「你擔心什麼呀，有我給你撐腰呢。」

話雖這麼說，崔朔還是吩咐一個婆子替他去回話。

程嬌兒總算是鬆了一口氣，眼下只剩下想辦法逃走的問題了。

崔朔吃完飯就去隔壁書房看書，程嬌兒一邊給他研墨，一邊悄悄灌冷水，夜色越

深，她體內的躁意越盛，甚至模模糊糊的光影下，她竟覺得崔朔也長得很好看。崔朔長得確實是好看的，只是平常不入她的眼罷了，可眼下她卻越看越愛看，甚至還有走過去抱住他的衝動。

糟糕！程嬌兒狠狠甩了甩頭，逼著自己清醒過來。

崔朔聽到一些動靜，抬眸見程嬌兒面色嬌紅，額頭滲出了豆大的汗珠，整個人看起來氣喘吁吁的，不禁疑惑道：「妳怎麼了？」

程嬌兒用盡僅存的理智，紅著眼央求道：「少爺，奴、奴婢要拉肚子了，我肚子疼……」她捂著肚子蹲了下去。

崔朔頓時一驚，連忙催道：「快去啊！」

程嬌兒如蒙大赦，忙不迭扶著牆，踉踉蹌蹌奪門而出。

崔朔瞅著她虛弱的背影，頓時懊悔不已。

看來是真的不舒服，剛剛跟她置什麼氣呢！

他歎了一口氣，吩咐守在門口的丫頭，「告訴程嬌兒，叫她回去休息吧。」

那丫頭追了過去對著程嬌兒背影喊了一聲。

程嬌兒隱約聽見了，卻沒反應過來，藥性讓她頭暈腦脹，渾身濕漉漉的，沿著甬道裡跑了幾步，差點栽倒。

她繞到蘭草軒後院，這裡是尋常粗使婆子守夜的地方，原想要不要在這裡擠一晚，偏偏往窗裡瞄一眼，見兩個小廝在裡面討茶喝，只得離開。

她匆匆出了蘭草軒，沿著石徑走入一片林子。

這個地方她沒來過，不知道府內竟然還有如此雅致的地方，平常她一定會趕緊離開，可惜現在她整個人渾渾噩噩，腦筋完全轉不過來。

她只有一個念頭，便是找地方歇息。

過了這片竹林，入目的是一湖靜水，湖邊建著一棟大約三層的閣樓，月光輕輕灑在水面，波光粼粼。

程嬌兒沿著湖邊的石徑踉踉蹌蹌走向那閣樓。

閣樓內四下無燈，想來裡面沒人。

程嬌兒什麼都顧不得，徑直推開臨湖那一扇門，吱呀一聲打破夜的寧靜，月光如水銀般傾瀉入內，照亮了一地。

程嬌兒跨入門檻內，反手將門掩住，身子沿著門板緩緩下滑，整個人癱倒在地，她大口大口喘氣，整個人癱軟了一般，坐了一會兒後，她才發覺自己口很乾。

她原本一動不想動，可口乾得實在太難受，她又踉蹌起身，摸索著尋案桌上有沒有水杯，這一摸果然被她摸到了一個水壺，她拎著那水壺就往自己口裡灌。

喝了幾口，她胸前也被淋濕了大半，她總算是好受了些，迷迷糊糊想著要不乾脆跳湖算了，否則這漫漫長夜該如何度過？

恰在這時，某個角落裡傳來一道聲音，「水……」

那是含糊不清的男音，程嬌兒怔了怔，雖說腦子裡漿糊一般，可依舊被嚇了一跳。

「水……」

那道聲音再次傳來，這一回程嬌兒清醒了些許，黑暗中，她拿著茶壺摸索著朝那

個方向走去，藉著微弱的光線，她看到牆角這裡放置了一張長榻，而榻上似乎還有個人。

彷彿是聞到了她的氣息，一隻修長的手臂伸了過來，程嬌兒意識恍惚，此刻也忘了躲，任由他抓住了，順勢蹲在了榻前，「水在這。」

她的聲音軟糯的，特別撩人，懵懵懂懂地就拎起壺往他臉上倒。

「咳咳咳！」崔奕顯然被她這一番動作整得嗆住了，趴在床榻邊劇烈地咳嗽起來，但是那隻手依舊拽著她的手腕沒放，甚至還用了些力道。

程嬌兒疼得厲害，手裡的壺失手跌落。

「你放開我……」她哭著央求，傾身上前，然而這麼一靠近，莫名地感受到他身上好像有股熱浪在蒸騰。

程嬌兒伸出手想去摸了一摸，就摸到了一張滾燙的臉。

這人莫不是發燒了？

與此同時，崔奕卻聞到了一股濡濕的氣息，他實在是太熱了，不由自主就往那濕氣的來源蹭了去。

沒錯，他蹭到了程嬌兒的胸口。

剛剛那壺水大半都倒在了她的胸口，此刻她的衣裳濕漉漉的，特別涼爽，涼爽得讓人想去靠近，甚至……

崔奕憑著本能張開嘴咬住了，只因他口乾舌燥，對水有著超乎尋常的渴望，這一咬住後，便有絲絲甘甜入喉嚨，總算是救了命。

可他不知道，他這麼一個動作就跟點燃了乾柴無異，程嬌兒幾乎是一個輕顫，嘴裡發出一些不合時宜的輕呼。

那種極致的渴望讓她忍不住往他身上貼了去。

「救救我……」她哭著懇求，伸出手抱住了他的身子。

崔奕的意識微微有一絲回籠，只因她渾身濕漉漉的，那種清涼貼在他身上，讓他倍感舒服，他就任由她抱著了。

但是這對於程嬌兒來說，還不夠，她挪著嬌柔的身子上了榻，使勁往他懷裡蹭，

「救救我，求你了。」

她太難受了，彷彿有千萬隻螞蟻在啃她，體內無數邪火在亂竄，她已經懨壞了——

從發作到現在已經整整一個時辰，若不是她意志力夠強大，怕是早倒在了崔朔的懷裡。

她迷迷糊糊覺得，這具抱著的身軀格外高大又結實，尤其對方又強撐著坐了起來，更方便她抱。

她抱得緊緊的，生怕他跑了似的。

實際上，崔奕是想跑的。

他年紀輕輕身居高位，手握重權，惦記他親事的人如過江之鯽，向他投懷送抱的女人也太多了，雖然今夜這人別具一格，將自己身子澆濕了直接栽在他懷裡，可

他還在抗拒。

確切地說，被燒糊塗了的他僅剩微弱意識在抗拒，可身體卻又很誠實地任由她抱著。

畢竟解渴啊，解他身子發燒的渴。

今日是他母親的忌日，也是他未過門未婚妻的忌日，自日從朝廷新回來的路上，無意中聽到街頭巷尾在議論他，剋妻剋母的話在他腦海裡一閃而過，他心裡憋著火，便跑去喝酒。

每年這一日他都在天經閣喝酒，今年居然直接喝得發燒了，醉酒外加發燒，他難受到了極點，直到這具軟玉溫香撲了過來。

到底是誰救誰？

還有，為什麼她要他救她？

正想低頭瞅一瞅懷裡的人兒，那溫軟的女子卻在這時吻住了他的喉結。

崔奕身子霎時一僵，更要命的是，程嬌兒欺身而上，從脖子盤桓上了他的唇，捕捉到他薄唇時，彷彿是發現寶物似的，毫無章法不要命地啃，一點點破開了他的心防。

他其實很想推開她，儘管她身上的香味很好聞，儘管她的身子格外潤澤柔軟……可偏偏他渾身乏力，偏偏身體內那股呼之欲出的躁意不許他推開。

就在這時，她下意識抓起了他的手放在她的腰身，方便她以更舒服的姿勢與他交纏。

絲滑軟糯，柔嫩得不可思議，崔奕悶聲一哼，體內另外一股不受控的渴望在亂竄，直接剿滅了他最後一點殘存的理智。

第一波風浪結束後，他後背滲出了一層層汗珠，身子總算不如先前那般滾燙。

程嬌兒微微喘息片刻，隨後又纏了上去，還不夠，不夠的……

崔奕覺得自己大概是瘋了，又或者是清心寡慾這麼多年，一朝釋放一發不可收拾。他不管不顧任由她要了很多次，也幫著她傾瀉了不知多少回，待徹底風平浪靜，已經過了子時。

他發燒過後出了不少汗，身子也乏力得很，擁著濕漉漉的她就這麼睡了過去。

次日凌晨，天濛濛亮，崔奕睜開了眼，低頭一瞧，懷裡空空如也，他一下子就愣住了。

昨晚的事，他是有些模糊記憶的。

他好像發了燒，一位中了媚藥的女子闖入他的閣樓，隨後兩人一晌貪歡，做到了子時。

略微分析一下，這女子要麼是被人下了藥無意中闖入這裡，要麼就是故意給自己下藥，想要做他的女人。

原先覺得後者可能性大，可睜開眼發現人不見時，就又讓他懷疑是不是意外。

崔奕起身套上衣裳，推開門來到隔壁的書房，環視一周，也沒看到人。

這時外面候著的侍從陳琦聽到動靜，連忙進來伺候，他樣貌清秀，常年近身伺候。

「陳琦，可見有人從這裡出去？」崔奕嚴肅問道。

陳琦稍稍吃了一驚，隨後搖頭，「回主子的話，並不曾見人出去，怎麼？有人闖入了這裡？」

昨夜是主子每年心情最差的一天，所有護衛都會退開天經閣，就連他也沒在身邊伺候。

難不成有人知道主子這一夜孤身一人，特來行刺。

想到這裡，陳琦心下驚濤駭浪，「主子，您沒事吧，有沒有受傷？」話還沒問完，目光觸及到崔奕脖子處的咬痕，倒吸一口涼氣，直接看呆了去。

崔奕清俊的眉眼微微一沉，一股與生俱來的威嚴散發出來。

陳琦連忙低下頭，腦子裡不禁開始胡思亂想起來，好奇昨夜到底發生了什麼？

崔奕按了按眉角，坐在書案後納悶。

這就奇怪了。

能躲過陳琦，只能說她早就走了，可既然是衝著他來的，不該藉機要個名分順勢留下嗎？這女子打著什麼主意？

算了，她既然有打算，總不會消失不見的。

昨夜他高燒不退，如今細想怕是差點出大事，那女子也算是救了他一回，既是如此，便不計較她昨夜算計他，等著她上門來便是。

第二章 尋找謎樣女子

崔奕上朝時，特地用衣領將脖頸上的痕跡遮了遮，可架不住一整日來尋他處理公務的人特別多，有時記得站著說話，有時累了就坐了下來，脖頸處那玫紅的印記還是被人瞧了去。

鐵樹終於開花了——

各路官員奔走傳遞小道消息，與崔奕一派的個個面露喜色，些許政敵暗暗惋惜，以後沒法再以這一點來攻擊他了。

很快這股風席捲京城，那些兩眼盯著崔奕後院的女眷們不禁黯然神傷，有的咬牙切齒想，也不知道便宜了哪個狐狸精。

漸漸的，這個消息也傳到了崔府來，掌中饋的大夫人李氏聞訊，趕忙來到了崔老太太的屋內，彼時袁氏也在一旁伺候著。

崔老太太也聽到消息了，趕緊問：「老大家的，我怎麼聽說老三昨夜被人爬床了？」李氏聞言哭笑不得，「外邊都在傳，媳婦找了德全問過了，德全欲言又止，看樣子是真事，媳婦正琢磨著怎麼處置此事呢。」

崔老太太眉峰一壓，面現怒色，「妳可是當家的媳婦，這種事必須嚴懲，老三乃吏部尚書，又是內閣次輔，若是被什麼亂七八糟的女人爬了床，是丟了我們崔家的臉，旁人只以為我們崔家沒有規矩。」

李氏聽了婆母這話，那顆猶疑的心就落定了，原先她就覺得此事棘手，主要是不

知這到底算好事還是壞事？若說是好事嘛，此等行為有失體面，若說算壞事嘛，老三這棵鐵樹總算開花了，應該高興才對。

老太太一錘定音，她便知道該如何處置了。

「母親放心，媳婦這就安排人去查。」

李氏匆匆瞥了弟媳一眼出門而去，袁氏陪著崔老太太說了一會兒話，回了二房院子，人才在廊下站定，便見韓嬪嬪匆匆趕來。

「何事？」

韓嬪嬪走近壓低聲音道：「夫人，昨天程嬌兒不是去給她母親上香嗎，回來時，被四少爺帶去了蘭草軒。」

袁氏聞言頓時一驚，連忙拽住韓嬪嬪問：「他要了那丫頭？」

韓嬪嬪愁眉苦臉道：「老奴不知，今日清晨天濛濛亮，那丫頭從蘭草軒那邊回來，臉色蒼白，問她什麼都不說，老奴擔心……」

韓嬪嬪後面的話沒說下去了，袁氏卻是大怒，鐵青著臉道：「去喚四少爺過來。」

崔朔昨晚想程嬌兒想了一夜，沒睡好，被叫過來時，臉色很差。

「娘，什麼事呀？兒子還要去讀書呢。」他敷衍地行了一個禮，不耐煩道。

袁氏瞅著他這模樣就更怒了，「放肆，你這孽障，昨晚你做什麼了？」

崔朔本來就窩著火，當下顧不得禮節，反駁道：「兒子做什麼了？兒子什麼都沒做呀！」

「那程嬌兒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程嬌兒？」崔朔想起昨晚的事，面色微微有些發紅，也生出幾分心虛，氣勢頓時軟了一大半，「沒怎麼啊，兒子就是把她叫過去研墨，結果那丫頭病了，就讓她回去了。」

袁氏一聽，心中頓時一鬆，「你沒碰她？」

崔朔這下是火了，滿臉躁意道：「娘，您到底是什麼意思呀？您平日把她藏著掖著的，生怕兒子染指了她，今兒個卻又問這話，那正好了，我問您一句準話，兒子就是喜歡她，您給不給？」

袁氏聽了這話，確信昨夜崔朔沒把程嬌兒怎麼樣，懸著的心落了下來，但聽到崔朔又開始惦記著程嬌兒，立刻恢復一貫嚴肅冰冷的臉色，「等你考中再說。」

崔朔聞言負氣離去。

待他離開，袁氏叫來韓嬪嬪，「你去看看程嬌兒，問清楚昨夜是怎麼回事？」

韓嬪嬪應下，連忙往後罩房來了。

此時程嬌兒躺在床榻上休息，她將被子蓋到脖子處，生怕旁人看到她身上那紅一塊青一塊的印記。

昨夜的事雖然記得不太真切，但是失身於一個男人那是沒跑的。

她心若死灰，有那麼一瞬間就想一死了之，可念及那遠在邊疆受苦的哥哥，還有九泉之下含冤的父親，就硬生生忍住了。

她要留著這條命為爹爹伸冤報仇。

恰在這時，廊外傳來動靜，聽著說話聲像是韓嬪嬪，程嬌兒趕緊擦乾眼淚，心想

著該如何應對過去。

韓嬪嬪打簾進來，就看到程嬌兒作勢要掀開被子下床，便連忙阻止，「別拘禮數了，你昨夜是怎麼回事？病得厲害嗎？」

韓嬪嬪上上下下開始打量她，帶著幾分狐疑，畢竟看程嬌兒這模樣兒，可不僅僅是生病那麼簡單。

「嬪嬪，奴婢……」程嬌兒未語淚先流，眼淚跟斷了線的珍珠似的，「奴婢昨日本就不舒服，可是四少爺硬是拖著奴婢去了書房，奴婢害怕呀，就頂撞了四少爺幾句，四少爺說奴婢不知好歹。嬪嬪，奴婢不想給四少爺做通房。」

韓嬪嬪聞言了然，難怪程嬌兒臉色不對勁，原來是四少爺差點要了她。

「那你昨晚後來怎麼脫身的？」

「奴婢拉肚子，四少爺就放奴婢走了，奴婢拉到虛脫，差點就死在恭房裡，好在後面醒了過來，及時在蘭草軒後面的院子裡找到水喝，又在那邊迷迷糊糊湊合了一夜才回來的。」

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她大清早才回這邊。

韓嬪嬪放心下來，「你別擔心，夫人沒有讓你做通房的意思，你先好好養身子，回頭本本分分當差便是。」

韓嬪嬪是袁氏的心腹，知曉袁氏已經打算將程嬌兒安置出府，只是眼下為了不激怒四少爺，才不得不拖延。

程嬌兒見把韓嬪嬪打發了，緩緩吁了一口氣。

她倒頭睡了一下午，入夜才起來打水沐浴，將昨夜那曖昧的痕跡清除乾淨，獨自坐在浴桶裡泣不成聲。

她跟一個管灶上的丫頭住在一個屋，丫頭名叫小蓮。

小蓮夜裡給主子準備完消夜，回房準備休息，見程嬌兒抱著膝蓋在那發呆，於是坐了過去，「嬌兒姊姊，你可知道今日府裡發生了一件大事。」

「什麼大事？」程嬌兒心裡莫名一慌。

「聽說昨夜有人闖入天經閣，爬了侯爺的床！」小蓮聲音清脆，滿臉八卦。

程嬌兒聽到這話，身子霍然一僵，整個人如遭雷擊。

「是……是嗎？」她心中驚駭，下意識抓緊了被褥，手心裡全是汗。

好在夜色很深，屋子裡也沒點燈，小蓮沒看出程嬌兒的異樣，還在興致勃勃地說：

「是啊，今日一早侯爺上朝，聽聞脖子處的紅印遮都遮不住，現在全京城都知曉此事了，都說咱們侯爺總算是開竅了。」

程嬌兒整個人心跳如鼓，連呼吸出來氣息都是灼熱的，她嘴唇發抖一言不發。

小蓮只當程嬌兒太過驚愕，繼續道：「不過老太太知道後，特別生氣，覺得此舉

有失體統，現在著大夫人在查，看看昨夜是什麼人闖了天經閣，要抓出來問罪。」

程嬌兒一顆心跳入了谷底。今日凌晨醒來時，天還未亮，她根本沒瞧清楚那人是誰，抓起衣裳就跑了，結果，昨夜她迷迷糊糊闖入的是這個府裡的三老爺、長興侯崔奕的地盤？而與她春風一度的正是內閣次輔崔奕？

程嬌兒扭頭看著那黑漆漆的牆壁，恨不得一頭撞上去。

就在這時，小蓮驀然問道：「嬌兒姊姊，妳昨夜去哪了？」

程嬌兒心中猛顫，指甲深入了掌心，疼痛而不自知，她努力穩住心神，輕輕一笑道：「喲，妳懷疑我呀？」

小蓮笑嘻嘻道：「嘿嘿，我們崔家丫頭當中，就數妳最漂亮了，妳不去給主子當妾，還真是委屈了這副容貌，我要是姊姊妳，早該為自己打算了。」

程嬌兒冷笑了一聲，她從來不覺得當別人的妾叫做不委屈，只是不好跟對方爭執，便佯裝出幾分無奈道：「我昨晚差點著了四少爺的道。」

她便把跟韓嬪嬪的那套說詞又對小蓮說了一遭。

小蓮聽得搖頭，「姊姊妳傻呀，妳怎麼不答應四少爺呀，妳該不會看不上四少爺吧？」

「小蓮，並非我眼高於頂，與人為妾終究上不了檯面，不瞞妳說，我家裡曾經給我定下婚事，要是有機緣我能出府去，便是嫁給他的。」

小蓮聞言歎著氣，半帶羨慕半帶惋惜，「也是，妳是官宦小姐出身，眼界自然是比我們高的。」

程嬌兒不想再談論這話題，便道：「睡吧。」

次日一早醒來，小蓮已經去灶房忙碌，屋子裡只剩下程嬌兒一人。

程嬌兒被准許休息三日，正好待身上的印子消失，便可去當差，只是一人枯坐時，不免有些出神。

那人真的是崔奕？所以，她身中媚藥強行把侯爺給……算了，不能想，一想她就無地自容，恨不得一死方休。

程嬌兒百無聊賴整理被褥，門簾忽然被掀開，走進一道身影，她瞧清來人，臉色立即一變——

＊＊＊

＊＊＊

似雪帶著虛偽的笑容站在屋子正中，一雙眼睛更是冷冷地上下掃視程嬌兒。

「喲，程嬌兒妳如實交代，前日晚上妳去哪裡了？」

程嬌兒眼神冰冷睨著她，幾乎肯定那夜的局便是似雪所設，似雪是這個院子裡心腸最硬、手段也最狠的人，偏偏她慣會討好二夫人，是以在海棠苑混得如魚得水，人人忌憚她三分。

程嬌兒剛來崔家，旁人就告訴她，似雪是夫人預定要給四少爺的通房，偏偏四少爺看上了她，所以似雪一貫視她如眼中釘，肉中刺。

「我去哪裡了，妳不應該最清楚嗎？」

似雪神色微微一頓，眼底閃過一絲異色，薄唇微微彎起，「喲，不笨嘛，猜到了呀。」她乾脆坐了下來，「那我就奇怪了，妳那夜的藥是如何解的？」

程嬌兒內心深處湧上一股濃濃的憤怒，她極力壓抑著怒火，皮笑肉不笑道：「似雪，妳這是明目張膽承認了是嗎？」

「對啊，據我所知，程嬌兒，妳現在要麼死了，要麼就不是完璧之身。」似雪眨眨眼，有恃無恐道。

程嬌兒恨不得撕了那張噁心的臉，但是眼下卻容不得她魯莽，她冷笑道：「妳錯了，我根本沒有中毒，否則我能好好地站在這裡？」

似雪一驚，倏然站起身，眼神犀利盯著程嬌兒，「不可能！」

「怎麼不可能？那幾個男人都是見色起意的東西，我三言兩語就把他們騙得團團轉，等他們放鬆警惕，我就逃了出來。」

似雪不說話了，這倒是有可能，畢竟目前她還沒看到哪個男人能從程嬌兒的美色當中，心如止水地走出來，別說是四少爺崔朔，就是二老爺看到程嬌兒，總忍不住偷瞄幾眼。

似雪想到這，心中的妒意又濃濃升起。

不能毀了程嬌兒的身，那就毀了她的臉，她受不了這個妖精了！

似雪揚起尖尖的指甲就朝程嬌兒抓了去。

程嬌兒眸光一閃，一邊將腳邊的腳凳一踢，絆住了似雪的腳，一邊俐落往旁邊一躲，似雪直接往床榻上栽了去。

程嬌兒見狀迅速拽住她的手臂，將似雪壓在床榻上。

「妳放開我。」

程嬌兒冷哼，「妳聲音再大點！」

似雪不敢，畢竟是她闖入了程嬌兒的屋子，韓嬪嬪定了規矩，誰找誰的麻煩在先，無論輸贏，是要嚴懲的。

程嬌兒就是料定了這一點，才敢對似雪動手。

她狠狠在似雪的腰身、腿上掐了幾把，似雪痛得渾身冒汗，以為今日要交代在這時，程嬌兒反而鬆開了她。

程嬌兒拍了拍手上的灰塵，「滾吧，別髒了我的眼。」

似雪心生幾分畏懼，狠狠剜了她幾眼，連忙捂著腰離開。

盯著似雪逃也似的背影，程嬌兒忽然心生一計。

好，就這麼辦。

程嬌兒趁著大夥用膳時，悄悄作了一番手腳，就等看好戲了。

但是好戲還沒看到，麻煩就來了，午膳剛過的時候，李氏身邊的柳嬪嬪帶著一幫婆子，氣勢洶洶來到了海棠苑。

「韓嬪嬪，把妳們海棠苑的丫頭都叫到這裡來，大夫人有令，所有丫頭全部查一遍，不可有漏網之魚。」

韓嬪嬪雖然很看不慣柳嬪嬪的做派，卻知老太太那邊交代下來，她必須得照做。

一刻鐘後，海棠苑所有丫頭全部聚在後院中。

小蓮就站在程嬌兒身邊，帶著幾分看好戲的戲謔之心，壓低聲音道：「聽說昨日柳嬪嬪她們將長房和三房的丫頭查了一遍，好幾個丫頭都聲稱那夜的人是自己，噴噴，這些人真是癡人說夢，還以為能飛上枝頭變鳳凰，結果呢，被當眾扒了衣

服，沒看到任何痕跡，老太太直接叫人打了一頓發賣了出去。」

程嬌兒聽到「當眾扒衣服」幾個字，差點昏厥，暗暗覲了幾眼廊下立著的幾位精幹嬤嬤，莫不是接下來要扒衣服看身子？那她必死無疑。

程嬌兒逼著自己冷靜下來想對策。

前面已經有嬤嬤開始逐一審問。

韓嬤嬤在一旁問柳嬤嬤，「老太太和大夫人可有說，找到人後怎麼處置？」

柳嬤嬤細長的眉眼微微一壓，「這種算計主子的奴才，自然是打死了事！」

柳嬤嬤這句話不大不小，足以叫所有人聽清楚，程嬌兒心跳到了嗓子眼。

韓嬤嬤微微蹙眉，聲音壓得更低了，「侯爺那邊怎麼辦？」

畢竟人已經是侯爺的，是死是活還得問過侯爺的意見吧？

柳嬤嬤斜斜睨了韓嬤嬤一眼，聲音冰冷，「侯爺不會助長這種風氣的，再說了，後院是老太太和我們夫人說了算，侯爺從來不插手，更不會為了一個不起眼的丫頭得罪老太太。」

韓嬤嬤聽著這話，不再多問，只是柳嬤嬤那種高人一等的姿態，叫她心裡不太舒服。

午膳剛過，日頭正是最烈的時候，如此站在院中，已經有好幾個丫頭體力不支，搖搖欲墜，其中便有似雪。

似雪望著韓嬤嬤撒著嬌，「嬤嬤，奴婢實在是熱得受不了，快要昏厥了，能否站在旁邊等一等？」

換作平常，韓嬤嬤絕不會准似雪所請，她治下頗嚴，但是今日她不給柳嬤嬤使使絆子，嚥不下這口氣。

「柳嬤嬤，這丫頭是夫人貼身的丫頭，平日很得夫人賞識，身子一貫嬌氣，就讓她來廊下候著吧。」

韓嬤嬤意有所指朝柳嬤嬤使眼色，柳嬤嬤便明白了，這個似雪怕是二夫人給四少爺準備的通房，她回看一眼，算是默認了。

似雪得意極了，就在她扭著腰肢準備離開時，程嬌兒忽然踩住了她的裙襬，只見似雪「啊」的一聲，身子直直往前面栽去。

這不是重點，重點是她栽倒時，裙襬依舊被程嬌兒踩住，那薄薄的紗裙瞬間撕開一道大口子。

似雪原本是穿了裡褲的，只因今日午膳不知道吃了些什麼，渾身搔癢難耐，還被她抓出了許多印子，尤其上午又被程嬌兒那丫頭捏掐了幾下，渾身都是青紫，為了散熱舒適，她便悄悄將裡褲褪去，圖個涼快。

這下好了，她下半身幾乎一覽無遺。

似雪腿上那青紫紅印，一目了然，四周響起此起彼伏的抽氣聲。

柳嬤嬤見狀上前一瞧，頓時呆住，旋即扭頭看向韓嬤嬤，唇角冷笑，「好呀，韓嬤嬤，這就是妳帶出來的人？」

韓嬤嬤也瞥了一眼，臉色頓時沉了下來。

柳嬤嬤冷哼一聲，使了個眼色，似雪被兩個婆子架住，「來人，去她住處搜一搜，

看有沒有蛛絲馬跡。」

似雪聞言臉色大變，再看自己身上那些印子，驚恐萬分，「不，嬪嬪，不是我，不是奴婢！」

她驚愕地瞪向程嬌兒，這才明白程嬌兒是在算計她。

程嬌兒朝她輕輕一笑，還翻了個白眼，可把似雪氣得嘔血。

片刻，婆子在似雪的枕頭底下搜出了一個用紙包著的白藥粉。

柳嬪嬪喊來了一位懂醫理的婆子，那婆子查驗一番頓時色變，「這是媚藥。」

全場譁然。

「原來是妳這個賤婢興風作浪，把她帶走！」柳嬪嬪一聲厲喝，婆子們拖著似雪往外走。

似雪大哭，「嬪嬪，您弄錯人了，真的不是奴婢，奴婢這印子是被人掐的！」

「被誰掐的？莫不是侯爺？」柳嬪嬪滿嘴嘲諷。

似雪氣得半死，梨花帶雨般哭著求饒，可惜沒人理會她，知道自己命懸一線，似雪使出吃奶的力氣掙扎開來，披頭散髮衝到韓嬪嬪跟前，一把抱住了她的腿，「嬪嬪，您救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知道進入天經閣的人是誰。」

程嬌兒悚然一驚，緊張地望著似雪。

就在韓嬪嬪要細問時，月洞門處傳來一道急促又厚重的聲音。

「慢著，誰敢動侯爺的人！」

似雪聽到這句話，身子一僵，腦海裡驀然升騰起一個念頭，讓她改變了主意。

來人大約五十歲上下，長得一張國字臉，瞧著很和氣，一雙眼眸卻是格外犀利有神，他叫德全，乃崔府外院大管家，崔奕的心腹。

他帶著人急匆匆進來院子，瞥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似雪。

「人找到了？」話是問柳嬪嬪的。

柳嬪嬪瞧見他來，緩緩吐了一口濁氣，回道：「德管家，人是找到了，可也找到了她下藥的證據，這種人還要留下來嗎？」

德全聽出柳嬪嬪的弦外之音，直起身子，淡淡瞥了她一眼，「無論如何，人都已經是侯爺的，該由侯爺來處置。」

德全可是府內管事一把手，柳嬪嬪也不敢得罪他，於是用袖子攏著手，端了幾分笑意問道：「這事自然是侯爺做主，只是畢竟涉及後宅，切莫亂了風氣才好。」

德全盯著她皮笑肉不笑道：「那夜事情到底如何，還得查清楚再說。」

柳嬪嬪面色一僵，不好再強求。

倒是韓嬪嬪瞥著底下的似雪問：「妳剛剛說那夜的人不是妳，那到底是誰？」

「嘎？」似雪面色僵硬，支支吾吾地猶豫了起來，「奴婢說錯了，奴婢的意思是……」

她話還沒說完，低著頭啜泣。

韓嬪嬪深深瞥了她一眼，不知道是真的另有其人，似雪見有轉機遂改了念頭，還是真的只是脫身之辭？

德全抬了抬手，「帶走。」

似雪暗暗鬆了一口氣，臨走前，狠狠瞪了一眼程嬌兒和柳嬪嬪，那神情彷彿自己

就要成為崔奕的枕邊人似的。

晚間，崔奕下衙回來，德全立即將事情稟報。

「爺，人找到了，如今在清暉園的耳房裡安置！」

崔奕沉穩往清暉園邁步，聞言卻是眉頭微皺，「你確定找對了人？」

「這……」德全躬著身子，冷汗涔涔。

崔奕清雋的眉眼閃過一絲無奈，「既是不確定，那就還是罪人，怎能安置在耳房？」

德全拍了一下自己腦袋，忙不迭跟上，「是老奴疏忽了。」

其實倒並非是他真的糊塗，只是因侯爺一貫不近女色，如今驟然有女子入侯爺的眼，他高興都來不及了，想著怎麼也要把人留在侯爺身邊，自然是好哄歹哄，生怕人被嚇著了，顧不上仔細調查。

崔奕回到清暉園，一如既往坐在書案後開始看公文。

德全則把似雪帶到了門外廊下跪著，他自個兒進來請示，「爺，如何審？」

崔奕微微愣住，那夜黑漆漆的，他哪裡能看清那女子長什麼模樣，不過那氣息那滋味，卻是清清楚楚的。

他自認只要再次見著那女子，應該憑感覺能認出來，可剛剛德全領人走過窗邊，他瞥了一眼，覺得此人矯揉造作的姿態，叫他心生反感。

「你就問她，那夜她戴的什麼耳飾？」

德全瞥了一眼案桌一角，那裡擺著一枚碧玉耳環，遂點了點頭踅出去了。

外面似雪被問，下意識抬眸看了德全一眼，想要看出點端倪。

她思來想去一個下午，覺得爬上侯爺床的可能是程嬌兒，否則程嬌兒剛剛為何踩她裙子，踢她出來當替身？然而絞盡腦汁回憶那日程嬌兒戴的是什麼耳飾，卻是一點印象都沒。

「那個，奴婢記得不太真切了，好像是……好像是……哎呀，奴婢這幾日嚇壞了，記不起來了。」

似雪的聲音嬌軟清脆，正如妓院裡那些唱曲的歌妓一般，一聲聲都是勾引人的味道，崔奕聽得十分反感，而聽她扯謊，反感更深。

一個女人怎麼可能不記得自己戴什麼首飾？不是她。

他把手中的筆一丟，發出一道聲響，德全連忙躬身進來，只見侯爺面色冷沉，眸子暗含幾分怒意。

「既然她藏著媚藥，便不是個好東西，暗地裡不知道做了多少骯髒事，快些處置了，莫要丟人現眼。」

「遵命！」

聞言，德全便知似雪不是那晚的人，他出屋打了個手勢，兩個小廝直接把似雪拖走了。

似雪知自己露了餡，「管家，管家，您別殺我，我知道是誰，我告訴您是誰！」

德全神色一緊，抬手打住，示意小廝帶著人到了後罩房。

「我給妳一次機會，說清楚，否則妳會死得很慘。」

似雪窮途末路，也顧不得什麼體面，拿出市井無賴那番做派來，「管家，您得先把我送出府，安置好了，我自然告訴您。」

德全聞言唇角的肉狠狠牽起，露出一絲陰冷至極的笑，「喲，跟我談條件？似雪啊，妳還真是活膩了，來人！」

德全抬手，兩個小廝上前掐住了似雪。

似雪登時嚇了一大跳，眼眸睜得大大的，「別啊，管家，難道您不想知道是誰嗎？」

德全不怒反笑，靠近了她，語氣冰冷道：「現在告訴我，我留妳一個全屍。」

似雪一怔，張了張嘴，到底什麼都沒說。

她如今也看明白了，說也要死，不說也要死，憑什麼便宜了程嬌兒？

似雪悄無聲息死去，屍體被丟去了亂葬崗，消息傳到了崔老太太那邊，她和李氏總算是鬆了一口氣。

她們以為崔奕找到了人，最終還是把人處置了。

袁氏因此被崔老太太責備，憋了一肚子氣，回到海棠苑，將下人訓斥一番，大家噤若寒蟬不敢吱聲。

所有人都以為似雪就是那夜闖入天經閣的人，又被崔奕親自處死，再也沒有哪個丫頭敢生出爬床的念頭。

程嬌兒懸著的心總算是收回肚子裡了，卻不知德全並沒有放棄。

他捏著那包媚藥尋思，這包藥到底下給了誰？是不是那中藥之人就是侯爺要找的人？

陳琦見德全鍥而不捨，忍不住好奇問道：「管家，您還琢磨這事做什麼？」

德全狠狠剜了他一眼，「你傻呀你，你沒見侯爺茶不思飯不想嘛！」

「啊？」陳琦呆了呆，滿目茫然，「侯爺哪有茶不思飯不想，不跟尋常一樣？」

德全恨鐵不成鋼搖著頭，這小子什麼都好，辦事極俐落，就是呆了一些。

「侯爺若是無心，又怎會拿著那丫頭的碧玉耳墜不放？」顯然是對那晚的滋味念念不忘啊！

憑著他對侯爺的瞭解，侯爺是個意志極為堅定的人，那晚的女子絕對有著吸引侯爺的理由，否則他不會任其「為所欲為」。

陳琦聞言方有幾分恍然。

侯爺書案上確實放著一枚碧玉耳墜，所以這是那女子留下來的？

德全叫來幾個心腹，「查，給我查清楚，平日似雪跟什麼人來往密切，又與誰有過節？」

「遵命！」

第三章 找到了人

崔奕今年二十有五，乃帝師，當朝吏部尚書，內閣次輔。

如今內閣首輔張駿年過六十五，是個出了名的和事佬，已經不太理政事，皇帝又年輕，才十五歲，自然是倚仗自己的老師崔奕，是以，朝中內外一應大小事都交付給崔奕。

崔奕每月有一半時間宿在宮中，剩下的時間回到家裡也會忙到深夜，但自從夜醉天經閣後，他連著幾日都在府中。

月亮悄悄掛在樹梢，陳琦仰頭張望著那輪圓月，咂咂嘴嘀咕道：「侯爺數日回府，該不會真的為了個女子茶不思飯不想吧？」

正這麼琢磨著，便見德全領著兩個丫頭進了院落來。

清暉園除了一個粗使婆子，從不見年輕丫頭，主子總是嫌小丫頭們嘰嘰喳喳，心思多，所以不許人進來伺候，德管家怎麼一下子帶來了倆？

陳琦忙迎了上去，目光驚異地掃了兩個丫頭一眼，低聲問德全，「您這是做什麼？」德全給了他一個諱莫如深的眼神，「你不懂。」不懂剛開葷男人的煎熬。

陳琦無語了，「今日是我值夜，若是被侯爺知道放了人進來，我可是要吃排頭的，您想仔細些。」

德全揚著手裡的一串佛珠，敲了敲陳琦的榆木腦袋，「你還沒娶媳婦吧？」

陳琦聞言臉紅，支支吾吾道：「您好端端地問這做什麼？」

「所以咯，你不懂！」德全呵呵一笑，一把推開陳琦，朝身後示意道：「還磨蹭什麼，還不快去給侯爺送消夜。」

陳琦眼見兩個身姿妖嬈的丫頭小心翼翼往屋裡去了，再看杵在這裡，笑得意味深長的德全，氣得抓住了他的胳膊，「您怎麼不跟進去，若是不懂規矩冒犯了侯爺怎麼辦？」

德全看傻子似的看他，「我去幹什麼，去挨罵？還是去攬侯爺興致？」

陳琦猛然懂了德全的心思，但卻很懷疑侯爺會不會買帳。

屋內，崔奕看到江州遞來的一份修繕城防工事的奏摺，正起身去書架翻閱前些年有關江州水患記錄的資料，結果一轉身就看到兩個娉婷女子各自端了一個盤子跪在地下。

「奴婢向侯爺請安，奴婢熬了銀耳蓮子粥，還請侯爺享用。」這名侍女規規矩矩跪著，神色溫柔而靦腆。

另一個則羞赧不已，甚至還帶著幾分畏懼，哆哆嗦嗦道：「奴、奴婢給侯爺送消夜。」話還沒說，已經嚇得頭點地。

德全在窗口瞄著，心中期待，膽小的那個長得漂亮，惹人憐，另外那個穩重溫和，就看侯爺喜歡什麼樣的？

崔奕瞇了瞇眼，審視著那兩名侍女，心中反感極了，德全安排這兩人是做什麼？

「出去！」他沉眉一喝。

完了！德全的心涼透。

兩個侍女一驚，相視一眼，卻是不敢遲疑，忙不迭端著盤子溜了。

崔奕將摺子往案上一丟，神色不耐煩著進來請罪的德全，「你也一把年紀了，怎麼越活越回去了？」

「不是啊，侯爺，老奴跟著您二十五年了，您是老奴看著長大的，當初老侯爺把您交到老奴手裡，老奴深感責任重大，如今您也二十有五了，一不娶妻，二不納妾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惹得外面風言風語的，您就當為了老侯爺在天之靈安

息，別苦了自個兒！」

德全聲情並茂地說了一番話，最後說到動情之處，掩面低泣，讓崔奕要斥責的話，硬生生堵在了嗓子眼。

他臉繃著，坐了下來，眸子如染了墨，情緒濃郁深不見底。

德全見他不吭聲，只當他聽進去了些，決定打鐵趁熱，「再說了，您也別便宜了長房和二房，據老奴所知，清河老家那邊來了信，信中說您若是再不成親，便在族中尋人過繼給您，老太太自然不會去旁支選人，怕是會在長房和二房挑人給您，他們個個都盯著您的家業呢。這個崔家是您在撐著，您才是崔家的嫡子，怎麼能容忍那些旁支庶子在您頭上撒野？」

「過一陣子又是老侯爺的忌日，聽說清河族中已經安排崔家十房的老太爺入京，這一次便是為了您的婚事而來，您自個兒不上心，難道等著被人左右？」

崔奕聽得有些不耐煩，按著眉心，神色冷肅道：「他們來了，我自有應對之法，但是這些亂七八糟的人，你以後別帶到我面前。」

德全哭笑不得，目光在那枚碧玉耳墜上掠過，直起身子拱拱手，「得了，老奴知道了，您還是惦記著那晚上的姑娘！」

「誰說我惦記著她？」崔奕氣得抬頭。

德全忍著笑，「那您還留著人家的東西。」

崔奕瞥了一眼那枚耳墜，無奈道：「那女子是何來歷，目的何在，還不清楚，留著只是以防萬一，如果她只是家裡的丫頭還好辦，若是外面的奸細，該當如何？」

崔奕恨不得掰開德全的腦子，看看他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麼。

這不是第一個近他身的女子，以前想盡辦法混到他身邊的大有人在，但這是唯一成功的一個，那晚若不是他燒糊塗了，應該也不會被她得逞，不得不防。

德全懷疑他口不對心，故意道：「行，那老奴明兒個找到那被下藥的女子，先將她打一頓，打得她皮開肉綻，看看她招不招！」

崔奕繃著臉抿著唇沒吭聲，神情晦暗盯著他。

德全知他被自己氣著了，憋著笑道：「瞧，您還是捨不得。」

崔奕白了他一眼，懶得跟他理論，轉身入內休息去了。

德全眉開眼笑，踱步而出。

至於崔奕，他躺在榻上，望著窗外的明月出了神。

如果只是家裡的丫頭，身世清白，倒也不妨收了，正好堵族人悠悠之口；若是外面派來的奸細，便得順藤摸瓜把幕後黑手揪出來。

這些年，他在朝中也有不少政敵，明裡暗裡想讓他死的不在少數。

崔奕想了一會兒，閉目入睡。

養病的三天假期已過，程嬌兒重新去袁氏身邊當差，得知二夫人這兩日心情不好，胃口不佳，她便去廚房親自做了幾樣小菜。

她母親身邊有一位老嬤嬤，做這些小菜特別拿手，便是京城最有名的廚子也比不

過，她小時候愛吃，便跟著那老嬤嬤學了不少手藝，本只是為了滿足自己，如今當了丫鬟，卻也是一門討好人的本事。

韓嬤嬤已經開始懷疑她，她得想辦法站穩腳跟，否則出了什麼事，怕是難以自保。程嬌兒端著菜碟進去時，崔老太太身邊的大丫頭冬菊正在陪袁氏說話，或許是知道袁氏上次受了氣，身子不好，冬菊特地來傳達崔太太的關心，順帶還親自給袁氏布菜。

「哪裡勞煩妳動手，還是我來吧。」韓嬤嬤知道冬菊在崔老太太跟前極為受寵，連忙上去接她的筷子。

冬菊卻是笑著避開她，「嬤嬤說的話我卻不懂了，我到底是個奴才，伺候夫人是應該的。」說著，她瞧見程嬌兒端了幾碟子小菜進來，連忙招手，「過來，讓我嘗嘗是什麼菜，看合不合夫人的胃口。」

程嬌兒連忙恭敬上前。

冬菊這才瞧見她那嬌媚的長相，暗暗驚豔，等嘗了一口小菜，這下就更驚豔了。

「夫人，您快嘗嘗，這蘿蔔糕特別好吃。」

冬菊每一樣嘗過之後，全部遞到了袁氏眼前，袁氏嘗了幾口，便神色驚愕，抬頭看向程嬌兒，「這是誰做的？往常都沒這麼多花樣，口味也遠遠不及。」

程嬌兒笑語嫣然，「回夫人話，是奴婢自個兒做的。」

「妳做的？」袁氏吃了一驚，程嬌兒可是小姐出身，手藝怎麼會這麼好？

程嬌兒便把自己學藝的事告訴了袁氏，袁氏看著她神色有幾分惋惜，想著這丫頭其實性子好，手藝好，相貌更好，只可惜偏偏是個剋親的命。

冬菊在一旁聽了兩人的對話，在袁氏用膳期間，時不時打量程嬌兒，她眼觀鼻鼻觀心。

待袁氏用完膳，冬菊便笑著央求道：「夫人，老太太近來胃口也不是很好，能不能把嬌兒借過去，晚間做幾樣小菜給老太太開開胃？」

「那便是她的福氣了。」袁氏抿著嘴笑看了一眼程嬌兒，似雪的事讓她在老太太跟前矮了一截，如果程嬌兒能幫她掙幾分臉面，自是最好不過。

下午程嬌兒便跟著冬菊到了崔太太的正德院。

冬菊安排兩個小丫頭給程嬌兒打下手，實則也有偷師之意，程嬌兒卻是大大方方的，任由她們窺探。

這些點心小菜，最講究技巧，可不是看幾眼就學得會的，她當初跟著老嬤嬤可是扎扎实實學了好幾年呢。

冬菊見她坦然大方，對她心生幾分好感，心想似雪一走，以程嬌兒這品行和才貌，怕是四少爺的通房無疑，不如結個善緣。

就在程嬌兒帶著兩個小丫頭忙活出十碟小菜時，一個管事嬤嬤急吼吼進來喊道：

「嬌兒，再添些分量，大老爺和侯爺今晚要過來用膳。」

程嬌兒聽到「侯爺」兩個字，頓時心跳如擂鼓，接下來的時間，她都有些魂不守舍。

廚房裡的小丫頭和婆子卻是忍不住議論起崔奕來。

「妳們見過侯爺沒有？」

「我沒見過，娟兒姊姊，妳見過？」

「我也只遠遠瞧過一眼。」

「怎麼樣，我聽人說我們侯爺長得特別英俊，京城想嫁給他的世家貴女，跟河裡的鯽魚那麼多呢。」

程嬌兒聽到這，噗嗤一笑，「是如過江之鯽。」

「對對對，是這個詞。」那小丫頭衝程嬌兒甜甜笑了笑。

那個叫娟兒的繼續說：「我們家侯爺自然是極好的，就跟謫仙似的。」

婆子接話道：「這麼好的人，為什麼不娶媳婦呢？妳們看，二老爺納姨娘跟上街買菜似的，三不五時帶人回府，偏偏侯爺卻不近女色。」

「侯爺該不會是……」那丫頭很隱晦地四下瞥了一眼，壓低聲音道：「該不會是那方面不行吧？」

程嬌兒聽到這話，險些被自己的唾沫嗆著，怎麼可能？他好得不得了！

不對，她怎麼會有這個念頭！

程嬌兒羞憤欲死。

酉時三刻，程嬌兒帶著兩個小丫頭將菜呈去正德院的膳廳。

程嬌兒原是不想來的，偏偏冬菊有意抬舉她，將她叫了過來謝恩。

進屋之時，大老爺崔瑋已經在裡面陪著崔老太太說話，就等崔奕了，程嬌兒擔心撞見崔奕，趁著人還沒來，她藉口不舒服，忙溜了出來。

正要拿著盤子離去，卻聽見廊下傳來一道婆子的聲音，「快去稟報，侯爺來了。」

程嬌兒一下子就慌了，轉身換個方向，顯得突兀，徑直迎上去，怕會正面撞到……她扭頭瞧了一眼，見門口候著的婆子丫頭一個個規規矩矩，垂眸彎腰候著，她趕緊站在最後一個，也跟著低頭彎腰，做出一副極為恭敬，又確定不會被看到臉的姿態。

崔奕獨自一人進了正德院，沿著一個回字形的抄手遊廊過來，便來到了膳廳前，一抬眼就看到廊下站著一排下人。

他面色無波大步走了過來，路過程嬌兒面前時，一股熟悉的香味在他鼻尖一閃而逝。

彼時，他已經越過程嬌兒面前，可那股香氣卻牽動了他的記憶。

崔老太太的晚膳擺在正房的西次間。

西次間連著打通了兩間房，中間隔著一個黃花梨木的雕窗博古架，雕窗正中鑲嵌著一翡翠雲餅，飄花帶綠，通透水潤，是難得的上品。

博古架上擺放著各式各樣的古董玉器雕件，一眼望去奢華靡麗，價值不菲。

崔老太太示意丫頭們給兩位老爺布菜，其中又格外照顧崔奕一些。

崔瑋與崔奕分坐崔老太太左右，席間只有清脆的湯勺碰瓷碗的聲音，崔家一貫食不言寢不語。

待吃得差不多了，崔老太太用帕子抹了抹嘴，淨了淨手叫人上茶，往下首瞥了一眼崔奕，只見崔奕神情冷肅，眉目極其清俊，風姿出眾，一舉一動皆比旁人講究，沒由來的讓屋子裡的人噤若寒蟬，屏氣凝神。

崔老太太和善問道：「奕兒今日好像胃口不錯，吃的比往常多了一些。」

崔奕將淨手的布巾遞給丫頭，難得神色溫和回道：「些許是今日膳食合胃口。」他說到這裡，對面崔瑋笑呵呵接話，「三弟說的沒錯，母親這裡廚子不錯，今日這幾道開胃菜尤其好，不知道是不是來了新的廚子？」

崔老太太見兩個兒子都誇了起來，忍不住笑出聲，「哪裡，是府裡一個丫頭做的，還是老二媳婦身邊的人，今日剛來，沒想到做得這樣好，既然你們喜歡，我叫她每日做上幾樣給你們送去。」

崔瑋故意逗趣拱手，「那兒子就謝您恩典了。」

崔奕淡淡垂了垂眸，「倒不必如此麻煩了，我有時也不在府裡用膳。」

他性子一貫清冷，崔老太太已經習以為常，溫和道：「那你回府時，我便叫人做了給你送去。」

明面上崔老太太總是表現得格外偏愛崔奕，崔奕頷首不再多言。

倒是崔瑋發現三弟今日心情好像頗為不錯，神情不像往日那般沉冷，便打趣道：

「對了，三弟，今日為兄遇到張首輔，又被首輔大人罵了一頓，說是我這個做兄長的對你關心不夠，我的好三弟，你什麼時候娶個妻納個妾，哥哥日子都跟著好過了。」

換做往日崔奕聽到這話必定嗤之以鼻，今日倒是神色淡淡嗯了一聲，不再多言，崔瑋也不好繼續開玩笑。

坐了一會兒，崔奕便藉口離開。

崔瑋連忙揮退下人，問起了老太太，「母親，可有把人找著？張首輔說聖上知道了此事，十分關注，聽那意思好像說，若是那個丫頭得了三弟青睞，聖上會有賞賜，嘖嘖，母親您聽聽，聖上對三弟信重到了什麼程度，連個妾都要賞。」

崔老太太聽了這話，神色頓時一緊，「聖上知道了？」

崔瑋點頭，「可不是，朝野皆知，現在沒人再說三弟不近女色，那些世家心思又開始活絡了，想盡辦法走張首輔和宮中的門路，想求賜婚呢。」

崔老太太微微苦笑道：「那丫頭找是找著了，但是人已經死了。」

崔瑋驚訝，「啊？」

「是他親自處死的。」

「不是吧，難道是個奸細？」崔瑋神情驚愕。

崔老太太搖了搖頭，「不是，是老二媳婦身邊的丫頭，估摸著是吃了熊心豹子膽爬床，觸了老三的逆鱗。」

崔瑋沉默了一會兒後才道：「母親，若是聖上那邊真的要給三弟賜婚，肥水不落外人田，您那邊還得抓緊點。」

「嗯，我心裡有數。」崔老太太按了按眉心，她娘家有位侄女正值芳齡，配崔奕正好。

崔老太太沈氏並非老侯爺的原配，她原先是一位五品武將的庶女，先長興侯老夫人蕭氏過門五年無所出，頂著壓力給老侯爺尋了一門良妾，便是她。

沈氏一過門便連生了兩子，一時風頭無兩，蓋過了蕭氏。

後來蕭氏年過四十懷了孕，千辛萬苦生下來一個兒子，老侯爺視若珍寶，便是崔奕，只可惜蕭氏身子氣血虛虧，熬了一年多就去世了。

三年後，老侯爺將沈氏扶正，沈家在崔家的提拔下慢慢顯赫，如今沈家上下一心巴結老太太，指望能把嬌養的嫡女嫁給崔奕為妻。

崔老太太自然也有這個打算，只是原先她在沈家並不受寵，有心壓了一壓沈家人，擺擺架子，如今火候卻到了。

這邊崔奕回到清暉園，德全一臉殷勤得意地跟了進來。

「我的侯爺，老奴總算把似雪的狀況摸清楚了。」他手裡拿著一份名單，是查出來的與似雪有過節的名錄。

哪知道他笑容還沒落下，崔奕匆匆坐到案後，順手拿起了奏摺翻開看，一邊丟下一句話，「不必找了。」

「啊？」德全一顆心跟冰棒子上滾過似的，「為什麼呀？」好不容易有一點眉目，居然不找了？

「我已經看到她了。」崔奕埋頭忙碌，丟下德全目瞪口呆。

「啥？已經看到了？是誰？」

可惜無論德全怎麼糾纏追問，崔奕已經不理會他。

德全只得轉身出來，問了門口候著的小廝，「侯爺今日去了哪裡？」

「就去了老太太那邊用晚膳。」

德全愣了愣，又看了一眼手中的名單，著人去打探了一番，很快有了結論，他看著紙上「程嬌兒」三個字，勾出一抹極輕的笑容。

好樣的，丫頭，再叫妳跑了，我就不是崔家大管家！

此時程嬌兒正在袁氏房裡受賞，袁氏聽人回報，說是程嬌兒今日幾樣小菜得到了大老爺和侯爺親口讚賞，喜得跟什麼似的。

「侯爺也誇讚了？」袁氏還不肯相信。

「可不是嘛，您要知道侯爺從來對膳食不上心，這一次居然誇了一句，可見是得侯爺的心。老太太還吩咐，以後侯爺回府用膳，便叫嬌兒做了吃食送過去。」

袁氏歡天喜地點了頭，要知道崔奕平日就是個冰塊，長房和二房的人卯足了勁討好他，基本上難得一個笑臉。

「嬌兒，這事就交給妳了，妳旁的活也不必幹了，每日多準備一些點心和開胃小菜，侯爺回來便送過去。」

程嬌兒叫苦不迭，卻只能應下。這下好了，她是在袁氏身邊站穩了腳跟，不怕別人對付她，卻也給自己惹了大麻煩，只希望崔奕日日宿在宮中，不要回來才好。程嬌兒抱著一堆賞賜回了屋，小蓮一改往日的親暱，冷哼了幾聲倒頭睡去了。程嬌兒也沒吭聲，自個兒收拾好便上了榻。

小蓮忽然掀開被子坐了起來，冷笑道：「嬌兒姊姊，沒想到妳藏得這麼深呢。」程嬌兒知道她嫉妒自己得寵，笑著勸道：「小蓮，妳錯了，妳是做大菜的，我只是做做冷盤和點心，跟妳又不衝突，如果我們倆配合得好，主子吃得開心，那是相得益彰。」

小蓮眨了眨眼。

程嬌兒見她懵懂模樣可愛，嘆嗤一笑，吹了燈上床睡了。

小蓮想了想，覺得自己好像有點嫉妒得不講道理，也就不再多言。